



古老的萨拉乌苏河。阿思汗 摄

□赵琳

# 茫茫草地

达布察克,一个长在草原上的小镇。我在那里度过了上千个日日夜夜。它已更名嘎鲁图,只是一个转身,竟似几个春秋。

可它还是我的达布察克,那里的每一株草都在呼唤我。

那年返回达布察克路上,我坐在卡车上,卡车的行驶于曲折颠簸的道路。沿途有牧场的蒙古包,从窗口散出的灯光微小却温暖,光亮映照雪花,好似一幅淡淡的水墨画。

达布察克镇的草地上,生长着几百种植物,它们供养着无数的牛羊与牧民。有些草,人是无法辨别的,也无法准确地叫它的名字,它们躺在地上,与其他青色的草相连,看不出任何明显的区别。

草有百种,人只有一双眼睛。无论如何不会数清楚天上的繁星,不会确认每一株植物的准确性。人无法辨别的,牲畜是可以辨别的,马不吃“醉马草”,羔羊很少吃带着露水的湿草,这些习性像约定俗成的规则,早已在草原流传。

牧场有片柳树林,那里流淌着裙带般的溪流,流水蜿蜒着探向萨拉乌苏河畔,汇成乌审旗的母亲河。我曾与山羊爷爷,每年夏天去柳树林,他截取一节笔直圆润的柳枝做哨子。除了吹奏悠扬的长调,他用柳哨吹奏的民歌也十分好听。

一路上,他给我介绍着沙蒿,别看它干巴巴地生长在沙土中,它有发达的根系像吸管扎进沙子里,沙土层下方潮湿的水汽,以及根须触碰到地下的暗流,足以让它们承担着护卫草原的重任。我一脸不屑,反问山羊爷爷,你看这周围不都是沙地吗?应该是这条溪流守护了草原,而不是沙蒿。

他转头郑重地说:孩子,你知道为啥这里都是沙地,而不是荒漠吗?草木的自然作用在于调节一方的气候,避免沙地演变成细密的黄沙,如果沙漠化来临,别说溪流,就是一条横跨草原的大河也要被吞噬。但是草原的植物有不屈精神,它们探索地下水,以各自的生长守护草原的美丽。

他下马,把一双被风霜吹打的粗手伸进草地里,挖出粘连在一起的湿漉漉的沙土,你看,这就是沙蒿要寻找的水源。我看看滴水的沙土,确实比沙漠流动的沙土更有生命气息。我的鼻子凑上去,闻到了水的甘甜味。

山羊爷爷顺手给我指着小路两旁的几棵沙棘树,它们属于落叶灌木或小乔木,适应性强,喜光耐旱,一人高,粗壮棘刺长满主干周遭,每年秋天结满橘黄色的果实,可以入药,有提神醒脑、促进消化的效果。他到牧场给羊治病,遇到胃胀、厌食的牛羊,会叮嘱主人家把沙棘果放进草料中,这样牛羊吃一段时间,自然痊愈。牛羊一落地就接触到草,生病自然需要大地的草去治愈。

我们再往前遇到鼠李、柠条等植物,鼠李生性慵懒,生长缓慢,要是仔细观察,在一些偏僻的地方还能看到它们的影子,听说,几十年前,它们可以长到能够藏下一匹马。

草原植物中,有两种植物最神奇,即乌拉草和红柳,它们贯穿着我的童年。祖母每年冬天生火做饭,要用乌拉草引火,一点就燃,像北方村庄小麦夏收后的麦草,是厨房的必需品。我小时候顽皮,收集火柴盒成为小伙伴们攀比的活动,而最快的方法,是等待家里用完火柴让祖母把盒子给我,她在床头下面的褥子里整齐地压着各种图案的火柴盒。为尽快集齐《西游记》火柴盒,我把一盒新火柴强行塞进另外两盒,祖母也并不责怪,她会把手火柴重新整理到一个绿色的铁铅笔盒,这样腾出来的火柴盒都归我。有时偷拿家里的火柴盒去草场玩耍,跟大家炫耀“战利品”,有好奇的伙伴会划亮火柴,不注意扔进草地,这些零星的火对草丝毫没有损坏。但有一次,我将燃烧的火柴扔到乌拉草堆,顿时火光蹿起,火势蔓延到牧场边缘。我害怕引起火灾,所幸当乌拉草燃烧完,草地涂上

絮语怀

□陈光林

## 第一乐章 万里绿色长城

谁见过“三北”万里林墙那么壮观撑起荒漠高原一抹碧蓝天空那一条中国北疆连绵绿色长城惊艳了世界让人刮目惊叹

多少年的坚守多少人的血汗治沙人与风沙相搏与绿色相伴不曾有过的人类壮举那是中华与自然和谐的宣言

长长一条万里绿色长城风展中华儿女担当的风范哪怕沙暴滚滚千难万难永不言败的坚持一年又一年

像守护孩子守护每一株绿惊天地泣鬼神无悔奉献哪怕治沙路上任重道远代代前行托起绿色美丽江山

## 第二乐章 西北篇

### (一) 陕北绿了

陕北绿了阵阵清风轻轻拂面如今坡梁叠翠层层绿染高原陕北正迈向深绿盎然

陕北绿了珍鸟贵兽林中又现绿进沙漠告别沙暴来袭信天游唱醉了陕北的天

陕北绿了陕北绿了从黄沙漫天到翠绿满园从荒山秃岭到瓜果香甜绿色发展谱出绿色陕北陕北人深情续写红色诗篇

### (二) 民勤的守望

你坐落在大漠河西走廊三面沙漠把你围在中央干旱少雨沙暴肆虐猖狂与风沙征战是民勤的守望

一方方草格给沙地披新装一株株青绿在春风中生长播绿的队伍一年又一年阻断大漠合拢种出绿色风光

寒来暑往几十秋民勤人民血泪坚守万众一心携手不回头向前走谱写民勤华章绿洲

### (三) 父辈的身影

你是沙漠上不老的胡杨奇迹般征战在荒漠沙场也许你梦里是家国的期盼草绿花红在沙丘绽放

你是沙地上不老的沙棘风沙中依然腰身不弯也许你心中装满子孙的日子愿用一生种下一片绿色田园

七旬老汉征战沙场几十年汗水把荒漠变成小江南你把生命化作闪亮的星那是你苍天的伟岸身影

## 第三乐章 华北篇

### (一) 河套风情

一渠黄河水流向河套平原养育了河套风情万千千条水渠织成一张网浇灌出河套塞北江南

万亩良田风吹浪浪翻葵花向南瓜果香甜牧歌悠远哈达风卷河套儿女耕耘绿色家园

我爱河套母亲河潺潺我爱河套高粱素海美艳我爱河套林海片片我爱河套北国画卷

河套啊江南你是北疆绿色长城的动人歌弦

### (二) 塞罕明珠

塞罕坝 塞罕坝你的名字誉满天下提起你就想起那片林海

那时,父亲也会在这样盛夏夜带我们在戏院附近看热闹买吃食,几个脆皮香瓜抑或一碗杂碎。

那杂碎被浓浓的汤汁浸润着,经过一整天的熬煮,汤与杂碎充分融合,“咕咚咕咚”的杂碎大锅便在这夏夜飘香了整条街。凑近看时,一碗杂碎,有汤有肉,被红的辣椒与绿的香菜包裹着,让人垂涎欲滴。每每走到那打着打火机的杂碎小摊前便不愿再挪半步。

随后,在阵阵锣鼓声中,戏也开场了,母亲给我们买了散装的瓜子、麻子,这许是漫漫夏夜看戏时最好的零食。那瓜子、麻子被统统装在如三角帽的纸袋子里,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它护在胸前,兴冲冲地进了戏院,似在赶赴一场盛大的宴会。

戏院中的露天戏院已满满的都是人,或坐或站或蹲,其间观察看戏人,远比台上的戏有趣得多。有面容清秀的,有穿着时髦的,也有婆婆和儿媳端坐在一起的,还有丈夫和媳妇站在一起看戏的,有为孩子找挤丢的鞋子的……

这其中也不乏买吃食未得愿而

你用身躯阻挡南下风沙

塞罕坝 塞罕坝你的风骨冒寒挥洒热血温暖了林海嫩芽坚贞撑起绿色风雅

塞罕坝 塞罕坝说不尽的塞罕坝唱不完的塞罕坝你是绿色长城的一曲神话

### (三) 天边牧歌

天边呼伦贝尔大草原碧绿的大地蓝蓝的天每一抹绿都是自然的恩赐牧歌声声在大草原回旋

弯弯曲水流淌在草原哗啦啦唱着天籁歌弦每一条河水都那么清澈甘甜一座座蒙古包飘着袅袅炊烟

高举哈达仰望这片蓝天用赤子胸怀拥抱这片草原每一次日出都是草原的灿烂每一声牧歌都是绿色的呼唤

## 第四乐章 东北篇

### (一) 大地如画

黑土地的大东北怎任风沙的肆意侵蚀用植绿锁住大风口滚滚绿浪抖精神

辽阔的大东北织出棋盘网格绿深沃土连天林茂粮丰百鸟鸣唱林间飞

莽莽林海大东北生态大笔惊春雷从龙江西北到吉辽丘陵舞起大秧歌欢歌长城颂

### (二) 北大荒的歌

忘不了那激情燃烧的年代怀着一个梦想耕耘在北大荒你的每一片土地都有我的足迹每一条河渠都有我的汗滴

夜渐浓,天已凉。当瓜子和麻子甚至外加一根山楂冰棍儿全吃光后,总抵不住一阵阵地打哈欠,睡意来袭,熬不住时,母亲只好带我们出了戏院。

戏院里是闷热的,戏院外却突然变得如初秋般的凉爽,睡意锐减。回望时,皎洁的月色与戏院的灯火交相辉映,如初来乍见时那般神秘迷人。那到家的巷口时,父亲早已来迎我们了。月光如水照着逼仄的小巷,父亲背着已睡着的弟弟,母亲牵着我的手,我们就这样静静地穿过小巷,远远地就看到大门口那盏亮着的灯,冥冥中觉得有灯火的地方那便是家,灯火中家人在一起仿佛就是整个世界,深夜小巷不再惧怕,只因身边有健壮的父亲,年轻的母亲……

这条深夜小巷,这盏亮着的灯,一直是我记忆中摇曳不散的感动……我成家后,与婆婆同住一院,成为这个四代同堂大家庭中的一员,非常幸运,也非常感恩,小巷尽头的家门口也有那么一盏灯目送着我,等候着我,一家人一如当年父母亲对我那般的呵护……

时光如风,从不会停歇奔跑的脚步,那些年的灯火时光也随风而逝,终将沉淀为岁月的粒粒微尘,但那微尘灯火中的一朝一夕都是人间挚爱,一瓢一饮皆是至亲馈赠。

□葛利芳

## 微尘灯火

炊乡烟土

时间无声,岁月有痕,生命的年轮中总有不可触摸却又魂牵梦萦的东西,一如那渐行渐远微尘光阴中的灯火,老者所言,那是记忆,也是想念。

小时候的夜,似乎永远都那么漫长,挑一盏明灯,灯下似乎就有永远做不完的活儿……奶奶,母亲的针线活大多就在这灯火中一针一线缝缝补补,我的作业也在这灯火中一笔一画写写算算。母亲的烙“花儿”,烟豆腐、煮肉、捡豆芽等活儿,父亲的修补农具及一切杂活,似都在这夜的灯火中进行。那一夜夜的灯火,家中时有叮叮当当之响,亦有饭食飘香,也常有我与弟弟嬉戏玩耍……

日子就在这灯火中一日日流逝,我们也在灯火中一天天长。当然村中夏季夜间的交流会是最难以忘却的灯火记忆。

盏盏明灯把整个戏院映照得如白昼一般,看戏的,买吃食的,看热闹,走亲戚的,满街满院都是人,叫卖声、车马声、看戏人的喧闹声,还有戏院的音响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更有邻村的人不惧几十里的夜路,只为感受这灯火中的人间烟火。

我还在草原遇到最常见的沙地柏,和我在榆林见到的柏树有点相似。它在祭祀活动中作为“煨桑礼”的主要原料,当燃烧冒青烟的刹那,被赋予其植物本身以外的尊崇,它的意义远非普通的一株植物所能比拟,或许祝福与祈祷长久不衰的寓意符合它四季常青的秉性。

当我逐渐去认识草原上的蕪草、侧柏、苍耳、叉分蓼、碧冬茄、冰草……这些植物正在梦中挨个回魂我匮乏的童年。

我曾经尝试把一株沙地柏或者苍耳移植到家里,但都失败了。它们的故乡应该在那片雨雾迷蒙的萨拉乌苏河谷,在草丰羊肥的草原,头顶住着蓝色的天空。

这些年,一些消失的草原植物,和那些永远无法相见的人,一定出现在人生未知的旅途,并向我们诉说无声的物语。

这些年,一些消失的草原植物,和那些永远无法相见的人,一定出现在人生未知的旅途,并向我们诉说无声的物语。

这些年,一些消失的草原植物,和那些永远无法相见的人,一定出现在人生未知的旅途,并向我们诉说无声的物语。

这些年,一些消失的草原植物,和那些永远无法相见的人,一定出现在人生未知的旅途,并向我们诉说无声的物语。

这些年,一些消失的草原植物,和那些永远无法相见的人,一定出现在人生未知的旅途,并向我们诉说无声的物语。

这些年,一些消失的草原植物,和那些永远无法相见的人,一定出现在人生未知的旅途,并向我们诉说无声的物语。



# 北国风光

伙伴

汤青 摄